

足足三个人高。画像中，身着法官袍的金斯伯格，面颊上被画上泪水。前襟写着“DISSCNT”（不同意）。这是金斯伯格生前的名言，也是今日奥斯汀游行者的心声。

假设 1933 年出生的金斯伯格没有去世，仍在联邦大法官任上，不知能否阻止此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毕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依据 1869 年司法法的规定，为 9 人。而此次推翻“罗诉韦德案”，确实仅一票之差。

造成联邦最高法院如今这样投票格局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很大程度上说，目前只担任过一届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任命联邦大法官这件事上运气挺不错。依照美国宪法第二条，美国联邦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咨议、批准后就职，在职的美国联邦大法官除非去世、辞职、自愿退休或遭到众议院弹劾及参议院定罪，才会被撤销职务，因此为“终身职”。而特朗普四年任期内，竟然获得了三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与之相比较，里根干了两届总统，八年时间任命了三名大法官；奥巴马八年时间才任命了一名大法官。特朗普的三个任命，特别是第三个任命，改变了联邦法院的格局，而这种改变，因新任大法官的年龄普遍较轻——基本上在 50 岁左右，而具有一定的长期性。

虽说作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名义上该超脱党派、政见之分，秉公执法，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譬如里根当选总统以后，名义上继续反堕胎，可在大法官任命上，里根却首先选择了支持堕胎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她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大法官。这让投票给里根的民

假设 1933 年出生的金斯伯格没有去世，仍在联邦大法官任上，不知能否阻止此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众很不满，有人提出：“反堕胎人士认为堕胎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但是政客们为赢取他们的选票，必须始终视堕胎为政治问题。”

在特朗普任命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自由派大法官与保守派大法官在人数上基本持平——包括金斯伯格在内，所谓自由派法官，有 4 人；而所谓保守派大法官本有 4 人——克拉伦斯·托马斯系 1991 年由共和党总统老布什任命；另外两名保守派法官系小布什分别在 2005 年和 2006 年任命的约翰·罗伯茨和塞繆尔·阿利托；还有一人，则是 1986 年里根任命为大法官的安东宁·格雷戈里·斯卡利亚，他于 2016 年 2 月 13 日去世。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自己的剩余任期内并没有对这一职位空缺做出安排，而是“礼让”给下一届总统处理。这就让特朗普捞到了机会。

2017 年 1 月，特朗普上任伊始，就任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填补斯卡利亚去世后的空位。由此，使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9 名大法官编制满员，且保守派和自由派之比，重回 4:4，外加名义上是保守派，实际上是著名“摇摆票”的安东尼·肯尼迪。与斯卡利亚同一年被里根任命为大法官的安东尼·肯尼迪，其观点与斯卡利亚却截然不同。尽管是罗马天主教徒，可安东

尼·肯尼迪曾在 2015 年写下过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判决，被一些美国网民评论为“辞藻最美丽的同性恋婚姻判词”。

2018 年 7 月，时年 82 岁的安东尼·肯尼迪退休，特朗普任命时年 53 岁的保守派布雷特·卡瓦诺接任。卡瓦诺上任前，曾遭到联邦调查局“补充背景调查”，原因是他涉及性侵案。最终，因特朗普的辩护，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 11 票赞成、10 票反对通过了卡瓦诺接任大法官之提名。

当金斯伯格因胰腺癌并发症去世后，特朗普并没有学着前任奥巴马，将机会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也许那时候他已经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赢得选举。他飞速提名时年 48 岁的保守派埃米·科尼·巴雷特为联邦大法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此评论称，由 9 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法院将以“6 比 3”、“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结束“5 比 4”的保守主义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票之差的简单问题，而是用一位极度保守的法学家取代自由派代表人物，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为保守的时刻。”CNN 称，“特朗普的这一任命，会让美国法律倒退几十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倒退回罗斯福新政之前的年代。”美联社则称，巴雷特出任联邦大法官，将是美国最高法院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最